

# 雖上岸難捨漁火江風 盼登舟再現魚蝦滿艙

## 長江十年禁捕 鄱陽湖漁民尋新生計

2020年起，長江流域332個水生生物保護區開啟了禁漁保育，次年1月1日升級為長江幹流、大型通江湖泊及重要支流全面禁漁，為期暫定10年。受政策影響，沿岸逾23萬漁民需「洗腳上岸」討生活，中央及地方政府相繼出台政策並劃撥資金進行安置。時過兩年，大部分漁民都已尋得新生計，但半生漁火江風，已融入骨血。對他們而言，「海人無家海裏住」更像是一種情結和態度。他們期盼10年禁漁期滿後，能重登漁舟，撐篙撒網……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道 江西報道

江西省都昌縣周溪鎮的曹金亮，和當地許多「洗腳上岸」漁民一樣，始終放不下鄱陽湖。每當忙完工廠活計，總會不自覺散步岸邊。「釣到什麼了？」他邊向垂釣者詢問，邊打量魚獲。裏面是一條五斤多重的白魚，這在以前是難以想像的。

「這是好兆頭。我們過年要吃白魚的，講究『白魚過年，撒手賺錢』。」近兩年，他時常懷念漁船上用鄱陽湖水烹的湖魚。「加點鹽，噴，特鮮美。膠原蛋白多，尤其冬天的魚凍，厚得劃都劃不破。逢年過節，家家都要吃好多種魚，清蒸、紅燒、油炸……」曹金亮著戀過往生活 眼裏閃出了光。

2019年初，官方出台《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和建立補償制度實施方案》，要求2019年底以前，完成長江水生生物保護區漁民退捕。2020年底以前，完成長江幹流和重要支流除保護區以外水域漁民退捕，暫定10年禁捕。涉及長江幹流和鄱陽湖、洞庭湖、岷江、沱江、赤水河、嘉陵江、烏江、漢江、大渡河。在江西，則涉48個市縣、35個水生生物保護區、152公里長江幹流和整個鄱陽湖區。需退捕漁船2.14萬艘，安置建檔立卡退捕漁民6.82萬人，佔長江全流域25%和37%。

### 曾一度彷徨如今成功辦廠

早在2018年，當地便傳出鄱陽湖將禁捕的消息。起初大家都認為是傳言，篤定政府不會讓漁民沒飯吃，但傳得多了心中便漸漸沒了底。2019年初，江西鄱陽湖率先宣布禁捕，漁民抵觸情緒頗大。鎮村幹部需拿着文件，硬着頭皮挨家挨戶上門做思想工作，宣講政策，承諾發放回收漁具資金及臨時生活補助、對接社保及職業技能培訓。

曹金亮也知道，作為內地第一大淡水湖的鄱陽湖，當時已陷入資源越捕越少、漁民越捕越窮的惡性循環。但都昌縣擁鄱陽湖1/3水域、1/3濕地、1/4湖岸線、9/10島嶼，絕大部分漁民文化程度低、創業門路少。捕魚超過20年的曹金亮也曾彷徨。性子較急的他還是硬着頭皮從堂外公處學來珠貝加工工藝，又在深圳表哥處獲得外貿渠道，並用國家回收漁具和過渡性補貼的7萬多元（人民幣下同）在家裏辦起珠貝作坊。起初，他連產品參數都看不懂，隨着不斷學習膽子逐漸大了，也敢主動尋找外地客戶和外貿渠道，並把廠子搬到了珠貝孵化產業園。

曹金亮工廠內，馬達響個不停，曾同為漁民的工人們忙着切割貝殼，或將之打磨成鈕扣半成品，或植入珠蚌體內，或製成馬賽克背景牆。「貝殼不值錢，但經過加工就可以賺錢。這些鈕扣也許會被用在外國高定衣服上。」他說，一枚淡水貝殼鈕扣半成品售價約8分錢，一枚進口貝殼鈕扣半成品售價1元以上，一名工人可日產2萬多枚，收入可觀。但礙於缺乏設計人才，目前只能進行粗加工，無法獲得更多利潤。

### 村官盼關注老漁民

廬山市南康鎮大塘村是鄱陽湖沿岸典型的漁業村。支書張秋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該村378戶計1,515口人，其中漁業覆蓋人口1,214人。2020年大塘村和周邊的蘆池村興辦水上渡運公司，將之作為集體經濟增收和解決部分退捕漁民再就業的門路。截至2021年9月底，全村303人轉業務工，涉裝修、建築、船舶運輸業、浮吊過駁、漁家樂餐飲、水產販運等行業。但他認為，在2013年換發捕撈證期間，村中多名老漁戶因年滿60歲失去從業資格，早早退捕安置並未惠及此群體，只能靠積蓄和子女贍養維持生計。此外，漁民上岸後探索團圓發展的集體經濟，仍面臨缺乏財力與技術支持問題。希望有關部門能夠體恤民情，出台政策促進漁民轉產轉業做到可持續。

長江禁捕水域關係圖



2020年4月，都昌縣山附近水域挖掘機在拆解退捕回收的漁船。



80後退捕漁民曹金亮自主創建貝殼工藝品加工廠。

## 憂兒孫不上船

特稿

當地政府在禁漁後統一回購的漁船，除部分被集中處理外，其餘傳統漁船被封存在村口留作紀念，這也成為了「洗腳上岸」的漁民們最難以割捨的「牽絆」。

曹金亮一家七口人，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均在當地讀中學。因工廠較忙，年近七旬的父母應曹金亮夫婦要求，進城照看孫兒輩生活起居。但從小就在漁船上生活的曹金亮和父輩們，總是會時不時回去看看。對他們而言，漁船是「鄉愁」。

「漁民的孩子七八歲就要上船幫忙，男孩學打魚，女孩學織網。父母沒有精力管我們，我們長大成人後就重視他們的生活。經常半個月都吃住在船上。」曹金亮說，父輩甚至更年長的漁民以前在岸上沒房，對鄱陽湖很有感情。老人們即便生點小病，只要一上船便又會「活」了過來。

「老頭兒最近總跟我念叨，湖裏的魚應該很大了，很想去捕魚。我就逼他，那是犯法的呀。老頭兒就連說，只是說說而已。」

在曹金亮看來，好友曹文平是他頗為羨慕的對象。上岸後的曹文平在鎮村幹部的幫助下，承包了300畝水域養殖小龍蝦，800畝水域養魚。還拉了一幫親友成立捕撈隊，時不時去外地幫其他養殖戶捕魚，生活方式與當漁民時沒有太大改變。儘管曹金亮現在的工廠有12名員工，年產值約200萬元，利潤20多萬元，也能給工人開起3千至5千元的工資。但能夠繼續捕魚是包括曹金亮在內大多數受訪者的期盼。曹金亮打心裏希望子女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，但也擔心，一旦孩子對現時生活的安逸產生依賴，未來可能會不再願上船。

微觀點

長江流域10年禁捕，所涉面積之廣時間之長絕無僅有，顯示出長江生態恢復的

緊迫性和必要性。仍需正視的是，雖中央與地方均投入巨額資金、出台扶持政策，但沿岸逾23萬漁民會面臨一定時間內收入減少、生活水平下降的實際問題。如曹金亮的員工，年收入約3.6萬至6萬元，這也是受訪者希望重上漁船的重要原因。也意味禁捕期後，大批漁民重操舊業甚至報復性捕撈是大概率事件，長江流域生態屆時或將重臨壓力。

生態資源關乎後代福祉，治理理所應當。但漁民退捕工作完成，不意味任務結束。老漁戶因年邁喪失捕魚證被此輪退捕政策忽視，該群體涵蓋多少人口？多少人又生活貧困？若同為上岸漁民的子女只能從事底層職業，養家糊口尚且乏力，又何談贍養？這些老人會否進而成為「小康社會」邊緣人群？以上均需職能部門做到胸中有度，心裏有數。

不如以退捕為契機，主動出擊，鞏固並增加上岸漁民收入，降低沿岸民眾對捕魚創收的依賴。各地政府更應就長江生態現有管理機制構架，從長施策，久久為功，助岸上漁民深扎根，令返漁者擺脫「捕多賺多」的慣性思維，將捕撈獲利與生態恢復責任掛鉤，方可使長江生態資源和商業捕撈保持良好平衡，也才能做到岸上江中雙向可持續性發展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道

## 珍稀魚種喜重現

長江禁捕方案實施以來，共退捕上岸漁民超過23萬名，中央及地方補償補助資金近260億元。得到休養生息的長江流域生態也趨於改善，珍稀的銅魚、胭脂魚重新出現在鄱陽湖，名列國家一級保護動物，被譽為「微笑天使」的長江江豚種群數量也趨向穩定。

### 鄱陽湖漁獲5年減近兩成

去年10月19日在武漢召開的長江經濟帶省市政協「共抓長江生態環境保護 共推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」研討會上，農業農村部相關負責人表示，長江流域重點水域進入10年禁漁期以來，全面完成了退捕任務，建檔立卡核定的11.1萬艘漁船和23.1萬名漁民全部上岸，中央與地方落實補償補助資金總計259億元。農業農村部長江辦主任馬毅在2020年底曾表示，按計劃在2021年底前對禁捕區內剩餘的1,599艘、3,072人完成退捕。

江西省原副省長、水生生態學者胡振鵬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，「由於長時間濫捕及採砂等人類活動影響，長江流域魚類資源面臨枯竭。以20年來鄱陽湖天然水產捕撈量為例，1998年為7.2萬噸，1999—2002年年均3.9萬噸，2003—2007年年均3.3萬噸，2008—2015年年均2.6萬噸，2016—2019年年均2.2萬噸。約5年左右，天然水產品捕撈量便減少18%。魚獲呈現年齡低幼化、個體小型化、品質低劣化。」他認為，長江十年禁漁決策十分及時、英明與必要。

### 專家建議加強常規監測

據江西禁捕辦通報，2020年鄱陽湖共監測到魚類63種，漁獲個體大小與2019年無異。但2021年便監測到近70種魚類，其中包括近十年來未監測到鱉、銅魚、胭脂魚等珍稀魚類。湖口八里江段還監測到大量長吻鱈。長江江豚種群數量也趨向好，南昌城區揚子洲水域甚至已有10餘頭長江江豚長期嬉戲。

胡振鵬建議，鄱陽湖需建立魚類資源常規監測機制，每年在若干斷面進行科學監測，每5年一次普查，為10年禁漁期結束後的有序捕撈提供科學依據。

## 穩住上岸漁民收入 才算保住長江生態



退捕前鄱陽湖沿岸漁民在晾曬魚乾。

曹金亮(左)與曹文平(右)在曾捕魚的地方回憶往事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道 攝